

學 匯

第二百三十二期

學匯

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五日

國家主義者與半國家主義者之惡作劇

「續」 惠林

其實暴爾什維其那是社會主義？他們明文承認國家的存在，他們還成日家想着要組織中央集權的政府。他們不過是半國家主義者，再說了，他們是刁狡的強盜主義者，他們革命的維一方法，就是利用他人，日本暴爾什維其的維爾斯有數語諷刺，卻是說利用者，他們利用工人，利用農民，進而至於利用學生。利用工人，他們成日家想，雖多數的利用者，不錯，他們近年來，在工人，農民中，似乎很失信用，他們尤想到用學生，利用軍人，把許多天真爛漫的人，想規矩在他們的支配之下，不錯，他們年年領受赤俄的宣傳費是不少，他們還不滿足，他們還想再大宗的騙來些，據日本新聞登載，他近來計畫下一段大大的陰謀，煽動全國學生與勞者組織，日本共產黨一面具體的按赤俄蘇維埃政府的組織法，組織中央執行委員會，並擬定中央執行委員長與副委員長，執行委員會中，最高經濟會議長近藤榮藏，同議員二名，宣傳部長高津正道，同部員二名，國際委員長佐野學，教育總長山川內，其究竟是否中計，我因為不是他內部的人，不得而知，但據他們素來的主張，素來的行動看去，也是可以有的事，並且其被假舉的數人已起訴，數人已逃亡，看似乎是有什麼重大的陰謀，從這兩面推測看去，新聞所載，或可以信為事實。

社會革命，要首重其實質方面，而不在形式。着重在各分子間的運動，而不在中央，據他們那種舉動，事實方面全無把握分子間的運動。全未成功，先組織中央政府，雖不如日本當局方面的「大山鳴動以一匹」其實也只是「騎虎虎皮」，他們的社會革命，不是現今的社會革命，只是虛擬的社會革命，即劇幕中的社會革命，而且還稱不忠劇幕中的社會革命，正好像一個人在實際不能升官發財，勞績的作了犧牲，在戲台上也升一官，發回財，而且他們還有一個目的我們可以想到，就是大規模的設置一下，可以從莫斯科多領些錢，結局，我們也可以說他們與國家主義者沒有多大分別，也是一場惡作劇。

總之，

這次日本社會主義者大檢舉，不過是他國家主義者與半國家主義者的一場惡劇，即直率強盜主義者，與刁狡的強盜主義的一段鬥爭了，不過是擁有權力，警察的直率強盜勝了，擁有多數被利用的刁狡的強盜敗了罷了。本家值不得我們給他多大注意。他們兩種強盜的鬥爭，與我們所要求的真正的社會革命，沒多大關係。

本來自這次舉爾什維其投降了資本家，反對汽車工廠的罷工，正把「暴爾與安那」的真面目已標示於世了，這次「安那」的人，所以得於難着，正為此也，現在汽車工廠罷工的朋友們，還在努力的持續下去，真的社會革命，全在我們住下做，「暴爾」們是不能染指了，我把這次事件的真象寫在通理，請大家徹底明白。

一九二三，六，十六。

☆ ☆ ☆

卦象進化之序

「續」 杭辛齋

訟後繼之以師，師者衆也，人物之滋生日衆，則爭之途益廣，於是師旅以興，爲卦坤上坎下，水由地中行，本至順之事也。以見古人之師，容民畜衆，以防民之爭，非以讎民也，以衛民之生，非以殘民也。故曰能以衆正。以衆正者，以衆正衆，非以衆暴衆也，上至二互復，復見天地之心，夫天地之心，於何見之？即見之衆人之心而已。故曰天視民視，天聽民聽，坤爲民坎爲法，此民衆立法之時代也，是爲第六期。

師沒受之以比，比坎上坤上，以地中之水，泛溢於地之上，乃至不祥之事也。蓋生氏日衆，占地日廣，以氣候之不一，原隰之不同，而好惡利害，不能無異。氏法難立，便於此者或不便於彼，利於甲者或不利于乙，况師旅之制已興，兵革之禍難免，於是強者與焉，力足以眾，智足以用衆，一人首出，君臨萬邦，連會所至，亦有不期然而然者。卦象以坎坤擬之，不得已而爲之辭曰比，比，觀，其垂訓於後世之君者，至且切矣。上至四互水山蹇。蹇者難也。險在前也。五至二互山地剝，剝曰上以厚下安宅，象曰君子得與小人剝廬，其垂訓於後世之君，更明且著矣。奈後之學者，不求象義，以顯比之吉，編茲一人，而忘无首之凶，皆易之罪人也！今觀比之象而玩其辭，先聖之心，固昭然若揭焉，此爲第七期。

比後繼之以小畜，以開國之君，能比賢而親民，所謂顯比日月，猶有光明高亮之心，無自私自利之見（堯舜垂裳其庶幾乎！），故能致小畜之治小畜巽上乾下，中爻二至四爲兌，三至五爲離，上至二互風中孚，五至初互火天大有，上至三互風火家人，皆佳象也，而二至五互火澤睽，猶有都俞吁咈之象，且堯之庭有四凶，舜之家父頑母佞象傲，亦美中之不足，然不爲邦治之害也，象曰君子以懿文德，此爲第八期。

小畜後承之以履，上天下澤，君道愈尊，臣道愈卑，積習所致，亦有不期然而然者，爲卦上乾下兌，中爻二至四爲離。三至五爲巽，上至二互天火同人，五至初互風澤中孚，二至五互風火家人。初至四互火澤睽，與小畜大略相同，皆君主權之時代。以禮持之，所以防尊者愈尊卑者愈卑之漸，故曰以辨上下定民志，辨者分，分者，等也。

。上下懸隔則睽，於是細彼伸此以劑其平。『謙以制禮上者以禮下人下者以禮奉上各有分際不越其等』，使上下各有所守，此之謂禮，非尊上抑下之謂也。後儒不解辨字之義，以爲天澤之分，天愈高，澤愈下，謂禮所本，去聖人制禮之意相隔河漢矣，此爲第九期。

履而安，然後泰，故受之於泰。蓋自此而小畜而履。枯功累仁，而始能臻泰之一境，所謂上以禮下人，下以禮奉上，上下交而其志同，承履之道，殆繼體守文之令主歟？爲卦坤上乾下，乾本尊也，而虛已以下人。坤本卑也，而守禮以奉上，中爻二至四爲兌。三至五爲震，上至二互地澤臨，二至五互雷澤歸妹，五至初互雷天大壯，四至初互澤天夬，上至四互地雷復，象之參差，似不及小畜與履之世矣。蓋泰伏爲否，否之極，已伏衰之機，是以君子持盈保泰，不敢稍忽焉。象曰財成天地之道，輔相天地之宜，於道其大，言之甚長，茲姑不贅，此爲第十期。

(未完)

☆ ☆ ☆

入獄始末記

(續)

老梅

對於表彰虎頭有一段過錯，不妨說出來，以誌我的粗疏。

當我到京後，把高惡道尹攻擊下台，所謂老袁死黨暨巡按使專以摧殘民黨爲能事的金永也去職了。岐山西峰德夫寶峯諸人同會於北京，痛議經過艱險，及未來的進行其快，山陝諸事算告一段落。

☆ ☆ ☆

一日接南社社長柳亞子來函，徵求虎頭遺像，因虎頭亦南社社

員。我托友人某去覓，越日拿來一張，不錯！像虎頭，惟眼睛稍大，疑照時故張其目，遠徙起來，仿孔子題延陵墓的筆法，向照片上寫了一行字道：

『嗚呼！烈士與虎頭之遺像！』

寄與亞子，登載南社詩集上面。登出後，忽有人認出那個像片，是山東丁世鐸的。丁君函質亞子，亞子又來問我，我把來歷寫明，我負大牛責任。據亞子函曾以像片質諸虎頭之夫人，夫人亦道是。『那麼，便怪不得我那竟照片的朋友也怪不得大家了。但我聲明函中有『陽貨貌似孔子，古聞其說，今見其事，』數語，未免對不起丁君，一笑！』

☆ ☆ ☆

提起『烈士』二字，我非常慚愧！因我到北京入獄後，有傳我已被害者，海上友人，擬爲我開追悼會，並預將，我作過的詩詞，登之報章，注明烈士某遺稿，『至今尚有轉錄各詩以贈人者，仍冠以烈士二字，可笑！』那知我不會死的嘯！

(未完)

☆ ☆ ☆

同志凌霜的一封來信

(續)

第霄沙瘦自思，有生以來，所作之事，所爲之文，所譯之書，至今無一不爲懺悔之材料，比逆新大陸以後，觀哥倫比，華盛頓之遺澤，欲深自拔，恢復人生價值於一二，當以曾濼生從前種種，對如昨

口死，以後種種，譬如今日之官口期，前路茫茫，不知有所成就否也。吾校有『自由社』，主張無政府主義者頗多，以此引起社會之注目，同學輒在校中刊辯論，以為此種自由思想，乃學界應有之自由。抑有欲為學下限者，吾校教授勃洛博士，任勸學教授，垂三十年，今年八十，通三十種語言，近習華文，自然貫通，終身不婚，近亦不食肉，衣服極樸，有如乞丐，家無長物，而書籍滿架，白髮滿頭，而精神矍鑠，思想新穎，超絕羣倫。作文則動國文字，而不求人知，此真可謂直達心源，得其常心者矣。余從先生遊，肄習歐洲各種語言文字，嘗謂先生德業，馮平託爾斯泰，先生笑而不答，(中略)

近佈於通訊中得見延年兄致T兄書，已悉其思想之變遷，延年兄前兩月曾有書來，言廿入少年非吾事，弟以誤忙，擱置未答，今因奉書，請述鄙懷。延年兄與弟相處甚久，情同兄弟，今一仰因思想上之分歧，演為行事之異擇，實人生之至悞！是下謂其對於無政府主義之信仰，確在浮沙之上，弟固未敢以此待延年兄，但延年兄最近發表之言論，弟愚昧，實不得其理解之所在。其致某兄書，有謂：『做革命事業，在乎……力求理解社會生活的實際關係……』馬克斯很有先見之明，一生精力，全用在研究之上。』此所謂社會實際生活關係，不知何指？我曹曹錕張作霖一班人，都是實際之人，了解社會實際生活關係者，難怪彼等反對吾人之經濟理想，政治理想！『馬克斯一生精力，全用在這個研究上』就有價值，然則別人如何？吾恐研究之結果不在何人之一生與半生，而在乎其斷案與過程之正確而已。馬克斯學說，在美國大學中，已批評淨盡，吾且欲從實事上以觀察馬克斯主義之結果，決不欲為空論以相難也。其時間與實際者，主義之試金石也，馬克斯主義之試驗，幸吾猶見及之，(中國之國情，民性

社會遺傳，時代思想與露國完全不同，依另篇言之)，至於對於中國之革命，吾人有一分力盡一分力。宋儒所謂天下事非一家事，延年兄謂吾人之『無望』，是其識見，在宋儒下矣。夫『道不同不相為謀』，古有明訓，而社會之發展，在乎異者各守其異之範圍，對抗對進，延年兄致T兄書，乃多所勸誘，吾不知官僚派將持何種主義，與革命黨鬥結也，若恐革命勢力之分散，則延年兄大可主張政治革命攜手，若吾輩則養與為伍也。此非感情架空之論，任讀何種革命史，當能了解吾之興趣，不為己甚。弟最近之人生觀，以為無論何種社會運動，都是失敗。吾人不必因為其永遠失敗，遂不夫做，因為積聚許多失敗功，手握大權，官貴故鄉，則預為安排之官僚耳，楚驪曰：『為島之不擊兮，自前世而固然，自方圓之能遇兮，孰異道而相安，願心而抑志，分功尤而擲，詎待白以死直兮，固前聖之所厚。』此吾之心的消極態度也。『君能與絕，吾能與之。』此吾之心的積極態度也，吾故不欲求異於吾者之同乎我，所謂『士各有志，不能相強』，延年兄何去何從。惟聽其自擇可耳。

去年過津時，姜更生告余謂子國歸國，卒即博洋蹈海死，當時時為詩以恫之，今奉來書，知其未然，其慰。前譯之書，倘有錯漏，如承指正，則一言之錫，皆吾師也，自由報所要求之文，當竟視為之，以上所陳，拉雜書感，不復成文，有以教之，幸甚！

凌霜三月十日克樂大學院

☆ ☆ ☆

人家叫我爲怪物

有麟

同阿是個人，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？硬要說，這個人是怪物，我真百思而不得其解！

被怪者奇異也，特別也；物者物色也，凡物也，是言此物與普通物不同，有出類拔萃的表現，如伏犧時龍馬負圖出河，人稱龍爲怪物，孔丘時商羊舞於郊野、人稱龍爲怪物；這都是時人的知識關係，未曾聞見此物，故以怪物名之，我呢？五官百體與人都一樣，耳目四肢都完全，爲什麼要叫我爲怪物呢？即使我五官百體與人不一樣，也說不到怪物數類呵！看大禹的三漏耳，成湯的四肘臂，孔子的若圩頂，文王的四乳房，反握的周公，駢脊的重耳，舌三寸的張良，耳垂肩的劉備，這些奇怪怪的樣子，豈是你們常見的麼？未必吧？那！：你們怎麼不去用怪物形容他們，專來形容我呢？是我的耳目四肢不完全麼？沒有呵！即使我耳目四肢不完全，仍是說不到怪物數類呵！看楊椿的鬚子，師曠的瞎子、孔孟皮的跨子、晉卻克的跛子，都是不完全的表現，你們又怎麼不稱他們爲怪物呢？我真越想越真其妙了。

據英文家說，英文怪物有三個字 Apparition Monster Bogy

三個一備，都作名詞用，如我國春秋時，內蛇與外蛇鬥於鄭南門之郊，魯莊公稱蛇爲妖怪是也，沒有什麼可特別辨別的，惟怪字 Weird 物字 Monster 却有可說明的義意，一個是形容詞，一個是名詞，照例把形容字加在名字上邊，就算是一件切實的東西了！如白粉筆，是言粉筆是白色，故稱爲白粉筆、紅鉛筆，是言鉛筆是紅質，故稱爲紅鉛筆，那麼，這件物有可奇怪的性質，才能名爲怪物，若要此物

無可加名詞的必要，而隨變加以名詞，那可以說是 *Nothing* 千萬萬說，說不出我的怪處，怎麼還硬要叫我爲怪物呢！呵！我知道了！我沒有你們熱心，不會隨你們去作那些愛國的運動，我沒有你們知識，不會跟你們去講那些三綱五常人倫的大道，我是不守法律的人，越了你們的規矩，你們就來恨我，我是不隨習慣的人，逃了你們的範圍，你們就來辱罵我，哈哈！怪物！就由由此而來麼！好！我承認！我承認我是怪物，沒客氣，你們呼喚罷、呼喚由你們呼喚，怪事我自爲之，請放心！我萬不能因你們叫怪物就隨從你們作那些忠孝節義的事情，致你們的怪物名詞沒處加了。本來名詞上一點關係都沒有，且處在這個過渡時代，我們的破壞着，更無庸與你們在名詞計較了！但是我恐怕你們不懂爲什麼我照這樣怪，特地來與你們解釋這一番。元陀君說你們有個特殊的道理，就是，「少數絕對的要服從多數」，不錯！一點都不錯！我是少數，我是怪物；你們却不是怪物，嗚呼！你們到幾時才不叫我爲怪物呢？

一九二二於嶺南

家鄉

李樹庭

家鄉好！

時時刻刻的憶起，想魂，

那怕晚間，

在夢裡！

但我不願回去，

不能回去！

因爲我是成了一個孤獨者呵！

一九三三、四、四？於平大。

綠衣人

前人

最无情的就是綠衣人了！
因為他不曾帶一封安慰的信與我！

一九三三、四、十三於平大。

☆ ☆ ☆

愁鄉裡的他

如春

他見許多人都是坐的汽車馬車，還有坐人力車的，私自度量了一下，「呵！坐不起別的車，坐人力車倒甚容易，」於是回去拿了幾十個銅板，出去僱了輛人力車逛去了。

☆ ☆ ☆

他坐上覺着比以前舒服，但是走了一陣，見那拉車夫瞪着眼睛，身上淌着汗，口裡氣呼！氣呼！的呵！他想了想，「呀！是了，伊的這苦楚，除我受的那幾個銅板外，還加上拉我的這層苦，」他難受不住，立刻跳下給車夫幾個銅板，奔旅邸去了。

又一天。他同幾位朋友，去市場遊玩，隨後，走到俱樂部，館，他見台上的許多青年，女子，裝作嫵媚的優臉，羅衫。俏眼、自己痴想道：

「好難看呀！好不自然呀！同是一個人，你們為甚甘為玩品，當人嗜慾呢？這樣黑暗的地獄，我能在嗎？」這一想，他叫上那幾位朋友便是個走，後來又到了什麼公園哩，藝場哩，他總是瞧着少逸的很！人們男男女女，做工的，作活的，逛的，逛的，笑的，笑的，惱的，

怒的，走的，坐的，擔的，荷的，種種模樣，看去似乎各人具的一，與彩，剛他們的生涯，他只是失意的想道：

「世事怎麼如此出奇！人們究竟辛苦到頭為些什麼？都是同樣的軀殼，頭顱，五官，四肢，差錯為甚那樣不齊？」這三個難題，時刻縈擾了他的腦海和心地。

☆ ☆ ☆

有一晚上，他正伏着書案難受，時鐘已鳴過十二下了。大地上喧鬧的聲，此刻變作寂寞的聲，他只是目孔一線的對着燈光，終不了解人生的正意，映出世上一片的茫茫，竟不知他的那個殘弱的軀殼，將作何用？想了回越莫明其妙了，無端的苦惱，越使的他悽悲道：

「誰知我的苦！

誰憐我的苦！

誰救我的苦！」

這時候，正是他執着筆管，寫這段話的時候了。

完

乘涼中兄妹蛙歌之趣談

邦輔

鴉背夕陽山色渺，風中明月水光涼，這不是乘涼的頂好時候麼！那孟姓的小學生國鈴，和他的小妹妹！鶯歌攜這手兒，活潑潑地跑到母親面前說，媽媽：今晚是月白風清光景！你可以領我們去那公園涼涼麼？母親說，好！你們是要去那個公園？一聽說，媽媽看吧，國鈴說還是去那大同道新公園好！那園的景物，總覺着別具風味！母親說不錯，正合我意！但是你們要聽我說，不準糊塗，恐有些什麼危險即將來，媽媽怎地耐得過呢！一面說，一面叫侍兒取了紗衫紗裙穿

送應氏

魏 曹子建

步登北芒坂，遙望洛陽山，洛陽何寂寞？宮室盡燼焚！墟垣皆頽
隳，荆棘上參天！不見耆舊老，但觀新少年。側足無行徑，荒時不復
遊。遊子久不歸，不識陌與阡！中原何蕭條？千里無人烟！

出版介紹

綠光世界語月刊第二卷第三號

(第八期)

目次

曠人需要 附。

「源花源記」世界語漢文對照。

泰山雷雨「世界語譯」

中國語言集「世界語漢文對照」

世界語新讀本「詳細譯注」

世界語接尾語詳解

最近消息

實業解答

雜著月旦

每册連郵費六分郵票通用發行處：上海法界敏體尼路路雙十醫院

綠光社

☆☆

國成波雲合譯 S S
陳兆瑛
國成

國成

記者

國成

國成

秦谷爾先生不久來華講學了！朱枕新譯的「秦谷兒戲曲集」已
出版，每册售洋四角、(郵費通用、寄費不另加)。函購處：上海民權
路報館朱枕新。

「新海晏」第九期已出版，每册售洋一角，發行所：廣州市府學西街，
台山新海晏報社。

特別啟事

民鐘社叢書第三種「無政府集」出版了、內有近世
無政府主義大家名作六篇、每冊定價一角五分、總發
行處：廣東新會城河南街上池春轉健民、代派處：本
社學滙編輯部。

小道信

業彬、瑞芳、敏蘭：覆信收到未？逐日寄上國風一份、有暇可多惠
稿。

有麟

同志們：十五、十六、二號工餘都到，愛讀的請寄幾分郵票至「浙
江台州亞平」收，當即照寄。

民鋒社諸君：第二期民鋒收到，創刊號尚有存留否？

先鋒社轉種因：信和書均見，寄和聲醫院轉的工餘及信有無收費？

G. D. . . . 覆信收到未？任何兄現怎樣了？

任天：在報所託出幸弗忘却！

荷小